

靈根如何再植？

——唐君毅先生論海外中華兒女的歸向

周兆祥

書名：「說中華民族之花果飄零」

著者：唐君毅

內容：收錄論文六篇「說中華民族之花果飄零」、「花果飄零及靈根自植」、「海外中華兒女之發心」、「海外中國知識分子對當前時代之態度」、「海外知識分子對當前時代答問」、「附錄：中國文化與世界」。

出版者：臺北，三民書局

書號：三民文庫 190

新亞書院的研究所有幾個學生，實際上，他們現有的對中國學術的知識，乃由他們自己多年的努力所積累。然而此間（香港）的一般社會與教育界，却不加以承認。他們到外國之某大學，住一二年，實則除了學些英文，與看一些參考書，並對於其自己的學問未增加多少，至少不是由外國之漢學家那裏得了什麼秘妙。然而歸來，則立刻有三倍其原薪以上的職位。至其他亦有差不多對中國學術上之努力與積累工夫的同學，因無此機會出國，便只有默默無聞。此代表的是什麼？此只代表整個社會之風氣與教育界之風氣，是以他人之標準為標準。（「花果飄零及靈根自植」）

如果故唐君毅先生的智慧和眼光具體呈現了中國傳統的燦爛餘暉，他晚年目睹一生事業理想的頹敗鬱鬱而歿，更標誌着儒士在現實社會裏實踐信念幾不可避免的悲劇。除了立德立言之外，儒家的理想要求士人知行合一，把內在的信念付諸行動，而不是躲在書齋裏空談。可是在現實社會裏，誰會向你的仁義理想買賬呢？孔子孟子早已知得一清二楚，但他們仍然知其

不可而為之。唐先生晚年為新亞書院奔走呼號，力挽狂瀾；現在屍骨已寒，新亞書院剛滿三十周歲，我不禁為這位偉大的哲人捏一把汗——命運少一點關照，恐怕早已給國民譏為滿紙荒唐言而置之不理。唐先生的言行得以留傳下來，只能夠是我輩神明華胄底運道。正如前引他那一段一九六四年的話，今日重讀起來我只有大感痛快、慚愧、悲哀。試想一個繼承數千年溫柔敦厚教養的士人，在同一篇文章裏反覆罵人「忘本」、「奴隸意識」的淒惻。

想不出更值得他淒惻的背景了：祖國大陸飽受馬列教條獨裁政權蹂躪，焚書坑儒，傳統文化根絕，東南亞各地華僑屢受當地政府魚肉，被迫數典忘宗；海外華僑紛紛歸化外籍，視先祖的傳統為落伍可恥的包袱。連負有最大保存中國文化重任的知識分子，也紛紛爭取夷人承認，卑賤諂媚以驕國人。難怪他寫了這篇「說中華民族之花果飄零」慷慨陳詞道：「此風勢之存在於當今，則整個表示中國社會政治、中國文化與中國人之人心，已失去一凝攝自固的力量，如一園中大樹之崩倒，而花果飄零，遂隨風吹散；只有在他人園林之下，托蔭避日，以求苟全；或牆角之旁，沾

泥分潤，冀得滋生。此不能不說是華夏子孫之大悲劇。」（「說中華民族之花果飄零」）

中國人原是宇宙間最不忘本的生物。可是在我們今天的社會裏，人們崇拜新鮮事物，「傳統」、「道德」、「保守」變成了禁忌和笑柄，「現代」、「潮流」、「進步」、「革命」變成了一切德行的代名詞，這種語重心長的話自然成了對盲目崇新崇洋者的當頭棒喝：

提出上文所述之諸理由「文化社會必然變遷，中國人應該「躍進」為世界人」以抹殺我們所說之悲劇的事實之存在者，其根本錯誤，在其將自己所屬之民族語言、歷史、文化、社會風習、以及其原來生活的方式等等，都全部化為一客觀外在的東西來看，而視為種種外在而客觀之社會歷史之原因與法則，所決定者；因而人只要隨此變遷之方向、潮流風勢而轉，皆為進步；且以凡進步皆是，凡保守皆非。……此根本錯誤，在其忘了我們自己所屬之民族等等，都永不能真正化為一外在客觀的東西。此乃我們生命所依所根以存在者，即我們之性命之所在，而不只是心理學

家、社會學家、歷史學家、文化人類學家，所研究、觀察、了解之一客觀外在的對象。……以保守與進步二者的是非來說，如進步只同於變遷，則進步並不必即是，而與進步相對之保守，亦未必非。欲定何種進步為當有之進步，何種保守為當有之保守，必須先另有一是非、價值之標準；而此標準之建立，欲只能依原則或依理由而建立，而不能依事實或時代風勢而建立。……「日本人、英國人、猶太人一一保守了傳統舊風習禮儀最多，」從未礙其民族之出無數科學、宗教、哲學、文學之天才。……人如對其生命存在之價值，自然的肯定不够，則對其所依所根者之價值，自覺的反省不够，則對其所視為無價值者之認識，亦必陷於膚淺而多差誤。如數十年來人人因覺中國之專制政治無價值，而連帶反對孝道與孔子及中國文化，以為皆無價值，即其一端。由此認識之膚淺與差誤，再以變異即進步，遂非至傾水棄兒，淪於共產黨之以進步分子之美名，使天下人陷於中風狂走而不止。」（「說中華民族之花果飄零」）

我們時常埋怨哲學家們用艱深的語言，說抽象的理論，跟日常生活分隔太遠。這本文集所收錄的文章，却是當代一位最偉大的哲學家，用平易的文筆分析當前民族和文化的切身問題。除了道理有堅固深厚的根基外，這些文章最可貴的地方，不用說就是滿腔熱忱和誠意，毫無忌諱的陳言：

中華民族之大悲劇，原於失其所守，……今日共產世界之大罪，正在其不守人類文化之正流而加以叛逆；而自由世界之大罪，亦正在不能自守其宗教文化道德，亦不知所以守此社會上之自由民主；而在外交上政治上，則只知承認既存事實，以順現存之事實，即合理。人類固然要求進步，但求進步，只依於我們覺到一理想為真正有價值，因而以之改變現實。求進步而不根於理想，只是求變遷、務新奇、失本根、離故常，此並非真進步，因而並不表現價值，而只是輕薄。現代自由世界之人，其最大的毛病，正在輕薄。……如果對已知其有價值之舊事物，已有之理想，尚不能守，人之價值意識託於何處？未來的東西，今既未來，而空說向未來進步，人只有託心於

虛無。故人要能進步創造，必須先保守。（「說中華民族之花果飄零」）

唐先生畢生為重建、發揚中國儒家哲學傳統而努力，寫了千萬字談論中國文化，而他身處的，却正是中國文化有史以來遭逢最大浩劫的時空：大陸根絕文化傳統，海外華胄自斷血緣。這本文集裏的文章，都是針對海外的中國人說話，例如提到民族自信心的幻滅，他說：

譬如許多人連我自己都在內，都會說我們可由了解中國之歷史文化悠久，與其優良之點，及其地大物博，而人口之衆上，寄託信心。以這些話教育感動一般人，亦確有些用處。但是如果我們進一步問，就中國之人口與土地及產物之比例來說，中國之地大物博何在？六七億飢餓的人口，值得多少核子彈？中國歷史文化，在過去有種種優良之點，又何嘗保證此優良之點在現在仍保存？豈必能期其保存於未來？……在一地域隨時可斷的東西，又如何資以為寄託我們之希望與信心之處？〔即使有朝一日中國大陸〕自馬克思之思想奴役中解放，回到中國人之本色，……試想

破碎山河如何收拾；試想一切經濟、政治、社會、禮俗、文化、教育、學術如何重建？試想在海外的中國人，有多少人對此等問題真正用心？試想因飄流各地而沈淪在下位，因而志氣已全然沮喪者有多少？因偶然見知於當地，使以之自榮，進而歸化爲美國人或英國人，入他國國籍，便忘了祖國之中華民族之子孫，又有多少？這些飄零的花果，如何能再回到苦難的鄉土，再植根基？……凡此等等，皆無人能作一絕對、必然的答覆。（「花果飄零及靈根自植」）

浩劫能否帶來新生，一切視乎這一代中國人的志氣和努力。唐先生指出了方向——希望信心只有從絕望痛苦之中產生：

中華文化之枝葉離披，中國民族之花果飄零，畢竟何時了？我亦無可回答。如果人爲此一切問題，皆無所回答，而真感受一淪於絕望之境之痛苦，則我可以指出，世間只有一種希望、一種信心，可以使人從絕望之境拔出。此卽人由對絕望之境的苦痛之感受中，直接湧出的希望與信心，人可再由信心，生出願力……以求達柳暗花明

又一村之一境……。而人在將絕望時時放在前面時，亦才看見希望在何方，信心在何處。（「花果飄零及靈根自植」）

透過從此得來的信心願力，中國人可以按自己的才能處境，找回傳統延續的憑藉。「旋乾轉坤的大難，只是此一念之自覺。能真有此自覺，此中之一切疑難，人皆可以反求而自答。」至於究竟要充拓這種崇高的道德文化理想，「畢竟應作些什麼具體的事，或從事什麼職業，作什麼一種文化運動政治運動，」唐先生接着說：「我不承認此中有一定的答案，亦無一定要他人皆與我作同樣的事之理。應該作的事太多了。人不能樣樣都作，而只要以誠意去作任何一事，皆有無比的重要性。此中只有就各人才性知能之所宜，環境之所許，而各加擇定。人無論在任何環境中，能够自信自守理想，才有希望，才會「成爲一自作主宰者。故無論其飄零何處，亦皆能自植靈根，亦必皆能隨境所適，以有其創造性的理想與意志，創造性的實踐，以自作問心無愧之事，而多少有益於自己，於他人，於自己國家，於整個人類之世界。則此種中國人之今日之飄零分散在四方，亦卽天之所以『苦其心志

，勞其筋骨，餓其體膚，困乏其身，所以動心忍性，增益其所不能」，而使其有朝一日風雲際會時，共負再造中華，使中國之人文世界花繁葉茂，於當今之世界之大任也。」（「花果飄零及靈根自植」）哲人已

遠，我們嘆服他的志氣、眼界、理想、胸懷，恐怕更應該為接上這一棒而惶恐、而欣欣、而自傲。我相信這才是唐先生寫這些文章的真正意義。

站在 相同的轉捩點

六十八年短篇小說選由季季主編，共計選出白先勇的「夜曲」、東方白的「奴才」、陳若曦的「城裏城外」、鍾延豪的「金排附」、胡迪菁的「譚靜」、王禎和的「香格里拉」、黃凡的「賴索」、廖蕾夫的「竹子開花」、吳念真的「病房」、王璦的「再見南國」、張貴興的「草原王子」、葉言都的「高卡檔案」等十二篇最受人注目的作品，這其中，我們可看到「三十年間，大部分中國人因政治局勢動盪而有不同遭遇的縮影。」，也可以看到台灣的鄉村、小鎮，以及經濟高度開發的繁華都會中目前或過去的某些層面。因此，這不僅是一本短篇小說選集，也是台灣社會三十年來的「幾多滄桑」//關愛鄉土、懷憂國事者，不能不看!!

定價每本一〇〇元，直購八折、優待訂戶75元，至六月十日止。

郵撥一九二七四號書評書目社